

編號：115

蘇秦為趙合從說楚威王

戰國策

蘇秦¹為趙²合從³，說⁴楚威王⁵曰：「楚，天下之強國也。大王，天下之賢王也。楚地西有黔中、巫郡⁶，東有夏州、海陽⁷，南有洞庭、蒼梧⁸，北有汾陘之塞、郟陽⁹。地方¹⁰五千里，帶甲¹¹百萬，車千乘¹²，騎¹³萬匹，粟支十年¹⁴，此霸王之資¹⁵也。夫以楚之強，與大王之賢，天下莫能當¹⁶也。今乃欲西面而事秦，則諸侯莫不南面¹⁷而朝於章臺¹⁸之下矣。秦之所害¹⁹，於天下莫如楚，楚強則秦弱，楚弱則秦強，此其勢不兩立。故為王至計²⁰，莫如從親以孤秦²¹。大王不從親，秦必起兩軍：一軍出武關²²；一軍下黔中。若此，則鄢郢²³動矣。臣聞治之其未亂，為之其未有也²⁴；患至而後憂之，則無及已²⁵。故願大王之早計之。」

「大王誠²⁶能聽臣，臣請令山東之國，奉四時之獻，以承大王之明制²⁷，委²⁸社稷宗廟²⁹，練士厲兵³⁰，在大王之所用之³¹。大王誠能聽臣之愚計，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³²美人，必充後宮矣。趙代良馬橐他³³，必實於外廄³⁴。故從合則楚王，橫成則秦帝³⁵。今釋霸王之業，而有事人之名，臣竊為大王不取也³⁶。」

「夫秦，虎狼之國也，有吞天下之心。秦，天下之仇讎³⁷也，橫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，此所謂養仇而奉讐³⁸者也。夫為人臣而割其主之地，以外交³⁹強虎狼之秦，以侵天下，卒⁴⁰有秦患，不顧其禍。夫外挾⁴¹強秦之威，以內劫⁴²其主，以求割地，大逆不忠，無過⁴³此者。故從親，則諸侯割地以事楚；橫合，則楚割地以事秦。此兩策者，相去遠矣，有億兆之數。兩者大王何居焉？故弊邑趙王，使臣效愚計，奉明約，在大王命之⁴⁴。」

楚王曰：「寡人之國，西與秦接境，秦有舉⁴⁵巴蜀、并⁴⁶漢

中之心。秦，虎狼之國，不可親也。而韓、魏迫⁴⁷於秦患，不可與深謀，恐反人以入於秦，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。寡人自料，以楚當秦，未見勝焉。內與群臣謀，不足恃也。寡人臥不安席，食不甘味，心搖搖如懸旌，而無所終薄⁴⁸。今君欲一⁴⁹天下，安諸侯，存危國，寡人謹奉社稷以從。」

一、作者簡介

本文選自《戰國策·楚策一·卷十四》。並見《史記·蘇秦張儀列傳》。

《戰國策》是彙編而成的。收錄戰國時代，策士的說辭和史臣的記載，成書當在秦統一以後。原來的書名，已不能確定，有《國策》、《國事》、《短長》、《事語》、《長書》、《修書》等不同的名稱。西漢劉向，考訂整理，定名為《戰國策》。總共三十三篇。按國別分類，計有東周一、西周一、秦五、齊六、楚四、趙四、魏四、韓三、燕三、宋、衛合為一、中山一。全書沒有系統和體例，都是獨立的單篇。

《戰國策》最先有東漢高誘《注》，疏略無據，復殘缺不全。北宋曾鞏，整理了《戰國策》的篇章。至南宋紹興年間，鮑彪注《戰國策》，據《史記》史傳諸書，訂正高注之訛誤。且又重編次序，列西周為首，東周次之，雖非劉向曾鞏之舊，亦自有見地。元代吳師道補正鮑注之紕漏，為《校注》十卷，遂為善本，通行至今。

二、背景資料

蘇秦（？－公元前 284）學於齊，師事鬼谷子。遊歷多年，窮困潦倒，狼狽而回。家人盡訕笑之。遂伏案《陰符》，得悟合從（縱）連橫之術，以此游說。

蘇秦首先求見周顯王。但顯王的大臣，都瞭解蘇秦為人，瞧不起他，因而得不到周顯王信任。

遂西行至秦國。時秦孝公已死。就游說秦惠王出兵，兼併列國，稱帝而治。秦惠王認為時機未熟，且剛殺商鞅，討厭說客，未納其議。蘇秦遂反易其計，以六國合縱抗秦，為游說策略。

離秦，東至趙。時趙肅侯任其弟奉陽君為國相。奉陽君不悅蘇秦。不納其議。去趙，至燕。

燕文公二十八年（公元前 334），至燕。蘇秦先言燕、趙唇齒相依，再言

燕國必先聯合趙國，結為一體，共抗強秦。文公悅。於是，資助蘇秦車馬金帛，游說趙國。

時奉陽君已死，蘇秦游說趙肅侯，提出六國合縱抗秦之說。以趙為首領，霸業必成。趙肅侯悅。並以蘇秦為使，游說各國，訂立盟約。

蘇秦遂與韓宣王、魏襄王、齊宣王結盟。最後使楚，游說楚威王。即為本文之背景。

最後，六國達成合縱聯盟，團結一致。蘇秦任從約長，並為六國國相，佩戴六國相印。

三、注釋

1. 蘇秦：字季子，雒陽（今河南洛陽）人。師鬼谷子。遊歷多年，潦倒而歸。苦讀《陰符》，再說列國。燕文公使使趙國。提出合縱六國，以抗西秦，得組合縱聯盟，任「從約長」，兼佩六國相印。終秦十五年不敢出函谷關。
2. 趙：趙肅侯十七年（公元前 333），（楚威王七年），趙肅侯以蘇秦為使，游說楚國，合縱抗秦。
3. 合從：從：同「縱」。粵[中]，[zung1]；漢[zòng]。縱，由南至北，連成直線。合縱，是蘇秦游說六國諸侯，實行縱向聯合，一起對抗秦國的政策。秦在西方，六國地處南北，故稱合縱。
4. 說：游說。粵[稅]，[seoi3]；漢[shuì]。
5. 楚威王：楚威王（？ - 公元前 329），芈姓，熊氏，名商。宣王子，懷王父。在位十年（公元前 339 - 公元前 329）。（芈：粵[美]，[mei5]；漢[mǐ]。）
6. 黔中、巫郡：戰國時楚建。黔中郡治，向無定論。舊說以為辰沅道武陵道，在湖南省沅陵縣；近年研究，認為在湖南省黔陽縣黔城鎮。巫郡，在今湖南湘西。
7. 夏州、海陽：夏州：今湖北夏口縣北。海陽：地方名，位置不詳。
8. 洞庭、蒼梧：洞庭：今湖南岳陽縣西南。蒼梧：今湖南零陵縣及廣西全縣。
9. 汾陘之塞、郇陽：汾陘之塞：汾陘，指汾水、陘山。汾水，源出山西，流入黃河。陘山，在河南新鄭縣西南。汾：粵[墳]，[fan4]；漢[fén]。陘：粵[型]，[jing4]；漢[xíng]。群山綿亘，達於鄧、襄，乃南北隘道。郇陽：在汝南潁川。郇：粵[詢]，[seon1]；漢[xún]。
10. 地方：土地面積。
11. 帶甲：甲士，披甲的將士。
12. 車千乘：乘：名詞。周代戰鬥單位：一車四馬，甲士三人，步卒七十二人。粵[盛]，[sing6]；漢[shèng]。
13. 騎：馬匹。名詞。粵[冀]，[kei3]；漢[jì]。

14. 粟支十年：糧食可支撐十年。形容糧食充足。
15. 資：資本，依託，憑藉的本錢。
16. 莫能當：莫：沒有。當：抵擋。
17. 南面：古代君主位居北面、面向南面聽政。
18. 章臺：秦宮高臺。
19. 害：擔心，害怕。
20. 為王至計：至計：最好的計策、辦法。替大王做最好的打算。
21. 從親以孤秦：從親：合縱相親。指六國合縱結為聯盟。六國結成合縱聯盟，孤立秦國。
22. 武關：位於陝西省商洛市東的少習山峽谷之間，武關河的北岸。春秋戰國時代秦國的南大門。
23. 鄢郢：鄢：粵[煙]，[jin1]；漢[yān]。郢：粵[映]，[jing5]；漢[yǐng]。鄢郢：楚都城。
24. 為之其未有也：在未開始做一件事時，就要做好準備。
25. 患至而後憂之，則無及已：禍患臨頭，才去發愁，那就來不及了。
26. 誠：果真，如果。
27. 承大王之明制：承，奉行。明制：清明的法制。
28. 委：託付，交付。
29. 社稷宗廟：社：土地神。稷：指粟。社稷：代指國家。宗廟：天子、貴族供奉祖先靈位的祠廟。《周禮·小宗伯》：「掌建國之神位，右社稷，左宗廟。」社稷在露天的祭壇崇拜，祖先則進入祖廟崇拜。社稷之壇在王宮之西，祖廟在王宮之東，二者構成國家的一對象徵。即指國家。
30. 練士厲兵：訓練士兵，磨礪武器。
31. 在大王之所用之：聽憑大王使用。
32. 妙音：指歌伎。
33. 橐他：他：同「駝」。橐他：同「橐駝」，即駱駝。粵[托駝]，[tok3to4]；漢[tuōtuó]。
34. 外廄：宮外的馬棚。多配下等馬，供各級官員乘用。廄：粵[究]，[gau3]；漢[jiù]。
35. 從合則楚王，橫成則秦帝：王：稱王。王、帝皆作動詞。合縱聯盟成功，楚國就可以稱王；連橫聯盟成功，秦國就會稱帝。
36. 今釋霸王之業，而有事人之名，臣竊為大王不取也：釋：放下。事：侍奉。竊：私下。現在放棄稱王、稱霸的大業，反而落個侍奉別人的惡名，我認為大王不該這樣做啊。
37. 仇讎：讎：同「仇」。仇人，怨敵。仇讎：亦作「仇仇」。
38. 讐：同「讎」。即「仇」。
39. 外交：私自與國外交往、勾結。
40. 卒：最終。
41. 挾：憑藉，倚仗。

42. 劫：脅迫。
43. 過：超過。
44. 弊邑趙王，使臣效愚計，奉明約，在大王命之：效：獻出，盡力。奉：恭敬地用手捧着。明：通「盟」。明約：即盟約。敝國國君趙王，派我獻此愚計，共同遵守盟約，聽憑大王決定。
45. 舉：攻佔，攻取。
46. 并：吞併。
47. 迫：用強力壓制。
48. 寡人臥不安席，食不甘味，心搖搖然如懸旌，而無所終薄：旌：旗。㊦[晶]，[zing1]；㊧[jīng]。終薄：安頓，着落。我睡覺不能安於枕席，吃飯吃不出甜美的味道，心神不定像飄蕩的旗子，始終沒有依託。
49. 一：統一。

四、賞析重點

甲、游說之用

戰國遊士，操飛箝之術，言揣摩之詞；阿意逢迎，縱橫辯說，以為利祿，謀一己之富貴。故曾鞏序《戰國策》曰：「戰國之遊士，不知道之可信，而樂於說之易合，其設心注意，偷為一切之計而已。故論詐之便，而諱其敗；言戰之善，而避其患。其相率而為之者，莫不有利焉，而不勝其害也。有得焉，而不勝其失也。」是故遊士之文，不在風教，只在成敗；自有其文章套路與效用。

《戰國策》載蘇秦說詞，臚列比較，即知蘇秦游說之法，路數一貫。先有以「連橫」說秦惠王，曰：

蘇秦始將連橫，說秦惠王曰：「大王之國，西有巴、蜀、漢中之利，北有胡貉、代馬之用，南有巫山、黔中之限，東有肴、函之固。田肥美，民殷富，戰車萬乘，奮擊百萬，沃野千里，蓄積饒多，地勢形便，此所謂天府，天下之雄國也。以大王之賢，士民之眾，車騎之用，兵法之教，可以并諸侯，吞天下，稱帝而治。願大王少留意，臣請奏其效。」

再有以「合縱」說燕、趙、魏、韓、齊、楚諸國，曰：

蘇秦將為從，北說燕文侯曰：「燕東有朝鮮、遼東，北有林胡、樓煩，西有雲中、九原，南有呼沱、易水。地方二千餘里，帶甲數十萬，車七百乘，騎六千疋，粟支十年。南有碣石、鴈門之饒，北有棗粟之利，民雖不由田作，棗粟之實，足食於民矣。此所謂天府也。」

蘇秦從燕之趙，始合從，說趙王曰：「當今之時，山東之建國，莫如趙強。趙地方二千里，帶甲數十萬，車千乘，騎萬匹，粟

支十年；西有常山，南有河、漳，東有清河，北有燕國。燕固弱國，不足畏也。且秦之所畏害於天下者，莫如趙。然而秦不敢舉兵甲而伐趙者，何也？畏韓、魏之議其後也。然則韓、魏，趙之南蔽也。秦之攻韓、魏也，則不然。無有名山大川之限，稍稍蠶食之，傳之國都而止矣。韓、魏不能支秦，必入臣。韓、魏臣於秦，秦無韓、魏之隔，禍中於趙矣。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。」

蘇子為趙合從，說魏王曰：「大王之塋，南有鴻溝、陳、汝南，有許、鄆、昆陽、邵陵、舞陽、新鄴；東有淮、潁、沂、黃、煮棗、海鹽、無疏；西有長城之界；北有河外、卷、衍、燕、酸棗，塋方千里。塋名雖小，然而廬田廡舍，曾無所芻牧牛馬之地。人民之眾，車馬之多，日夜行不休已，無以異於三軍之眾。臣竊料之，大王之國，不下於楚。然橫人謀王，外交強虎狼之秦，以侵天下，卒有國患，不被其禍。夫挾強秦之勢，以內劫其主，罪無過此者。且魏，天下之強國也；大王，天下之賢主也。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，稱東藩，築帝宮，受冠帶，祠春秋，臣竊為大王媿之。」

蘇秦為楚（趙）合從說韓王曰：「韓北有鞏、洛、成皋之固，西有宜陽、常阪之塞，東有宛、穰、洧水，南有陘山，地方千里，帶甲數十萬。天下之強弓勁弩，皆自韓出。谿子、少府、時力、距來，皆射六百步之外。韓卒超足而射，百發不暇止，遠者達胸，近者掩心。韓卒之劍戟，皆出於冥山、棠谿、墨陽、合伯[膊]。鄧師、宛馮、龍淵、大阿，皆陸斷馬牛，水擊鵠雁，當敵即斬堅。甲、盾、鞞、鑿、鐵幕、革抉、吒芮，無不畢具。以韓卒之勇，被堅甲，蹠勁弩，帶利劍，一人當百，不足言也。夫以韓之勁，與大王之賢，乃欲西面事秦，稱東藩，築帝宮，受冠帶，祠春秋，交臂而服焉。夫羞社稷而為天下笑，無過此者矣。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。大王事秦，秦必求宜陽、成皋。今茲效之，明年又益求割地。與之，即無地以給之；不與，則棄前功而後更受其禍。且夫大王之地有盡，而秦之求無已。夫以有盡之地，而逆無已之求，此所謂市怨而買禍者也，不戰而地已削矣。臣聞鄙語曰：『寧為雞口，無為牛後。』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，何以異於牛後乎？夫以大王之賢，挾強韓之兵，而有牛後之名，臣竊為大王羞之。」

蘇秦為趙合從，說齊宣王曰：「齊南有太山，東有琅邪，西有清河，北有渤海，此所謂四塞之國也。齊地方二千里，帶甲數十萬，粟如丘山。齊車之良，五家之兵，疾如錐矢，戰如雷電，解如風雨，即有軍役，未嘗倍太山、絕清河、涉渤海也。臨淄之中七萬戶，臣竊度之，下戶三男子，三七二十一萬，不待發於遠縣，而臨淄之卒，固以二十一萬矣。臨淄甚富而實，其民無不吹竽、鼓瑟、

擊筑、彈琴、鬥雞、走犬、六博、踰鞠者；臨淄之途，車轂擊，人肩摩，連衽成帷，舉袂成幕，揮汗成雨；家敦而富，志高而揚。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強，天下不能當。今乃西面事秦，竊為大王羞之。」

由此可知，無論「連橫」，抑或「合縱」，所用說詞，一律如是。先侈言四野的險要，復言境內的豐裕，物產富庶，人蓄蕃盛。無論是強大的齊楚秦，抑或弱小的韓趙魏，都是一律的「地方二千里，帶甲數十萬，車千乘，騎萬匹，粟支十年」，雖是信口開河，不需根據，卻能取悅人主。至於連橫合縱，亦非有理可依，純屬推算勝負，心理捕捉。加以文辭，揚厲敷張，聳動人心；自成為縱橫家之文。通過《戰國策》文章，可了解當日遊士說詞功用與風尚。

乙、游說之道

縱橫之說，原有所本。史稱蘇秦、張儀師從鬼谷子，學縱橫捭闔之術。世傳《鬼谷子》十四篇（二篇存目，實為十二篇）為晚出，不見於劉向《七錄》及班固《漢書·藝文志》；學者疑其集蘇秦文字而為之者。然則其中意思，顯與蘇秦吻合，持此可探蘇、張游說之法。綜合而言，約為捭闔、揣摩、飛箝數端。

1. 捭闔

辯士游說，只設立場，不拘方法，隨意使用。故曰：「聖人一守司其門戶，審察其所先後，度權量能，校其技巧短長。」（《捭闔》）完全因應對方才能、意向，而調節說話內容、技巧。曰：「夫賢不肖智愚勇怯仁義有差，乃可捭，乃可闔；乃可進，乃可退；乃可賤，乃可貴。無為以牧之，審定有無，以其實虛，隨其嗜欲，以見其意志。」（《捭闔》）所以說話態度，可以開放，也可以封閉；可能進取，也可以斂退；可以輕蔑，也可以敬重。不預設主觀成見。先考察對方之有無、虛實，分析其嗜好、欲望，從而知其志向、意願。

游說方法，要隨不同對手、場合而改變。「微排其所言，而捭反之，以求其實，貴得其指；闔而捭之，以求其利。或開而示之，或闔而閉之。開而示之者，同其情也；闔而閉之者，異其誠也。可與不可，審明其計謀，以原其同異。離合有守，先從其志。即欲捭之貴周，即欲闔之貴密。周密之貴微，而與道相追。捭之者，料其情也；闔之者，結其誠也。皆見其權衡輕重，乃為之度數。聖人因而為之，慮其不中，權衡度數，聖人因而為之慮。故捭者或捭而出之，或捭而納之；闔者或闔而取之，或闔而去之。」（《捭闔》）首先要貶抑對方，打擊其自信；待其鬆懈，察其言行，探其實情。儘量抓住有利時機：或者開放，顯現進取；或者封閉，隱藏退密。要知道事情可行與否，與己見之異同。必須

要有主見，掌握對方思想。

證諸《國策》，列強爭霸，志欲兼併。是以蘇秦無論游說秦趙齊楚，無論計以連橫合縱，皆可以「並諸侯，吞天下」。立場可縱可橫，態度可捭可闔，乃遊士之首務。

2. 揣摩

游說之道，知己知彼；知彼之法，首在揣摩。曰：「摩者，揣之術也。內符者，揣之主也。用之有道，其道必隱。微摩之以其索欲，測而探之，內符必應；其索應也，必有為之。故微而去之，是謂塞竅匿端，隱貌逃情，而人不知，故能成其事而無患。」（《摩篇》）揣摩之道，先在隱藏一己動機，偽裝外表，泯除痕跡；然後透過說話，通過行為，探測其內心意願。終使其意願，順應自己的安排行事；使對方落在自己的陷阱而不知，方為上策。

揣摩態度，並非墨守，各適其適，曰：「其摩者，有以平，有以正；有以喜，有以怒；有以名，有以行；有以廉，有以信；有以利，有以卑。平者，靜也。正者，宜也。喜者，悅也。怒者，動也。名者，發也。行者，成也。廉者，潔也。信者，期也。利者，求也。卑者，諂也。故聖人所以獨用者，眾人皆有之；然無成功者，其用之非也。」（《摩篇》）意指揣摩之時，有平和調解，有正直責難，有以討好，有以激怒，有言詞威嚇，有行為脅迫，有感化，有說服，有利益誘發，有謙卑取悅；總之不一而足，只求達成目的。

揣摩目的，在於掌握，在於知彼。曰：「古之善用天下者，必量天下之權，而揣諸侯之情。量權不審，不知強弱輕重之稱；揣情不審，不知隱匿變化之動靜。何謂量權？曰：度於大小，謀於眾寡；稱貨財有無之數，料人民多少、饒乏，有餘不足幾何？辨地形之險易，孰利孰害？謀慮孰長孰短？揆君臣之親疏，孰賢孰不肖？與賓客之智慧，孰多孰少？觀天時之禍福，孰吉孰凶？諸侯之交，孰用孰不用？百姓之心，孰安孰危？孰好孰憎？反側孰辨？能知此者，是謂量權。」（《揣篇》）將對方實情，完全掌握，則游說之事，自可運諸掌上。

揣摩之後，得其實情。游說之法，則操控其情，當其喜也，則極其欲；當其懼也，則極其惡；使其進入游說者之陷阱而不察。進而用盡方法，引導其意；最後，使之從己。故曰：「揣情者，必以其甚喜之時，往而極其欲也；其有欲也，不能隱其情。必以其甚懼之時，往而極其惡也；其有惡者，不能隱其情。情欲必出其變。感動而不知其變者，乃且錯其人勿與語，而更問其所親，知其所安。夫情變於內者，形見於外，故常必以其者而知其隱者，此所以謂測深探情。故計國事者，則當審權量；說人主，則當審揣情；謀慮情欲，必出於此。乃可貴，乃可賤；乃

可重，乃可輕；乃可利，乃可害；乃可成，乃可敗；其數一也。」（《揣篇》）

證諸本文，楚王本恃楚國之大而自尊，不欲事秦；又怯於秦之強大，不敢抗秦。蘇秦揣摩，得此心意；故不先言抗秦本意，而先認同楚王心理狀態，加以讚譽，曰：「楚，天下之強國也。大王，天下之賢王也。」取得楚王喜悅，自然說話就容易了。接著，就審權量。知楚王之喜，乃自詡楚國之強盛，一己之賢能；知楚王之懼，乃恐秦國之不可親，韓魏之不足恃。楚王在聯秦抗秦，二者舉棋不定之下，蘇秦就可乘間而入，一方面誇讚楚國之盛，投其所好；一方面恐嚇連橫之弊，落井下石，從而納入合縱計策之中。此為揣摩之要道。

3. 飛箝

飛箝之術，乃游說之重要手段。掌握對方心理之後，就用不同的說話，或打擊其自信，或利益為引誘，就不同地位情況，鉤其所好，然後箝而求之，所謂飛箝之術也。故曰：

引鉤箝之辭，飛而箝之。鉤箝之語，其說辭也，乍同乍異。其不可善者，或先征之，而後重累；或先重累，而後毀之；或以重累為毀；或以毀為重累。其用或稱財貨、琦瑋、珠玉、璧帛、采色以事之。或量能立勢以鉤之，或伺候見潤而箝之，其事用抵巇。

將欲用之於天下，必度權量能，見天時之盛衰，制地形之廣狹、岨嶮之難易，人民貨財之多少，諸侯之交孰親孰疏，孰愛孰憎，心意之慮懷。審其意，知其所好惡，乃就說其所重，以飛箝之辭，鉤其所好，乃以箝求之。（《飛箝》）

證諸本文，蘇秦既知楚王懼秦之強，即以秦成楚敗以恐嚇之。曰：「秦必起兩軍：一軍出武關；一軍下黔中。若此，則鄢郢動矣。」知楚王自詡，即以楚國富強以為附和。曰：「楚地西有黔中、巫郡，東有夏州、海陽，南有洞庭、蒼梧，北有汾陘之塞、郟陽。地方五千里，帶甲百萬，車千乘，騎萬匹，粟支十年，此霸王之資也。」知楚王之貪財好貨，即誘之以色，動之以利。曰：「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，必充後宮矣。趙代良馬橐他，必實於外廄。」如此，即能鉤其所好，楚王在合縱連橫把持未定之下，自然箝制了其想法，投向合縱一途了。

丙、游說之文

國策之文，雖曰詭詐；然操觚染翰者，往往醉心，何也？李文叔《書戰國策後序》曰：「《戰國策》所載，大抵皆從（縱）橫捭闔，譎誑相軋，傾奪之說也。其事淺陋不足道，然而人讀之，則必尚其說之工而忘其事之陋者，文辭之勝，移之而已。」所謂「文詞之勝」者，簡而言之，約有兩端：

1. 罕譬而喻

戰國者，縱橫之世也。班固《漢書·藝文志·諸子略序》謂「縱橫家者流，蓋出於行人之官。」使者往來，尚辭令，崇舌辯，開縱橫之端緒；行人賦詩，四方專對，存比興之大旨。是以戰國策士，往往因事設譬，精思巧構，遂使文字意趣橫生。舉例如下：

齊欲伐魏。淳于髡謂齊王曰：「韓子廬者，天下之疾確定也。東郭逡者，海內之狡兔也。韓子廬逐東國外逡，環山者三，騰山者五，兔極於前，犬廢於後，確定兔俱罷，各死其處。田父見之，無老倦之苦，而擅其功。今齊、魏久相持，以頓其兵，弊其眾，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，有田父之功。」齊王懼，謝將休士也。（《齊策》）

趙且伐燕，蘇代為燕謂惠王曰：「今者臣來，過易水，蚌方出曝，而鷗啄其肉，蚌合而拊其喙。鷗曰：『今日不雨，明日不雨，即有死蚌。』蚌亦謂鷗曰：『今日不出，明日不出，即有死鷗。』兩者不肯相舍，漁者得而並禽之。今趙且伐燕，燕趙久相支，以弊大眾，臣恐強秦之為漁父也。」（《燕策》）

兩國相持，互耗國力，終為第三者所乘；此意本甚平直。說者特設故事，以為聳動。犬兔追逐，鷗蚌相持，喻意則一，然一動一靜之間，意態橫生，感染力強，即收游說之效。

2. 鋪張揚厲

縱橫家旨在游說，其詞務以悅人，動人心魄；故善於侈陳形勢。每作游說，必鋪陳國力。由版圖之大，山川之險，物產之豐，人才之盛，一一道來。證諸本文，言楚地疆域，「西有黔中、巫郡，東有夏州、海陽，南有洞庭、蒼梧，北有汾陘之塞、郟陽。」地方之廣，有「五千里」，軍事之強，有「帶甲百萬，車千乘，騎萬匹」，財富之饒，可「粟支十年」。一言以蔽之，曰：楚乃強國。目的只在取悅游說之君。然而修辭誇飾，鋪張揚厲，成為縱橫家說辭特色。漢代辭賦家，實縱橫遊士之遺，故其詞風，亦本於縱橫之說。以主客答問，終屈人而揚己。至於修辭，更變本而加厲，「鋪采摛文」，遂成漢賦本色，成為一代文章。推其原始，實縱橫家之詞令。